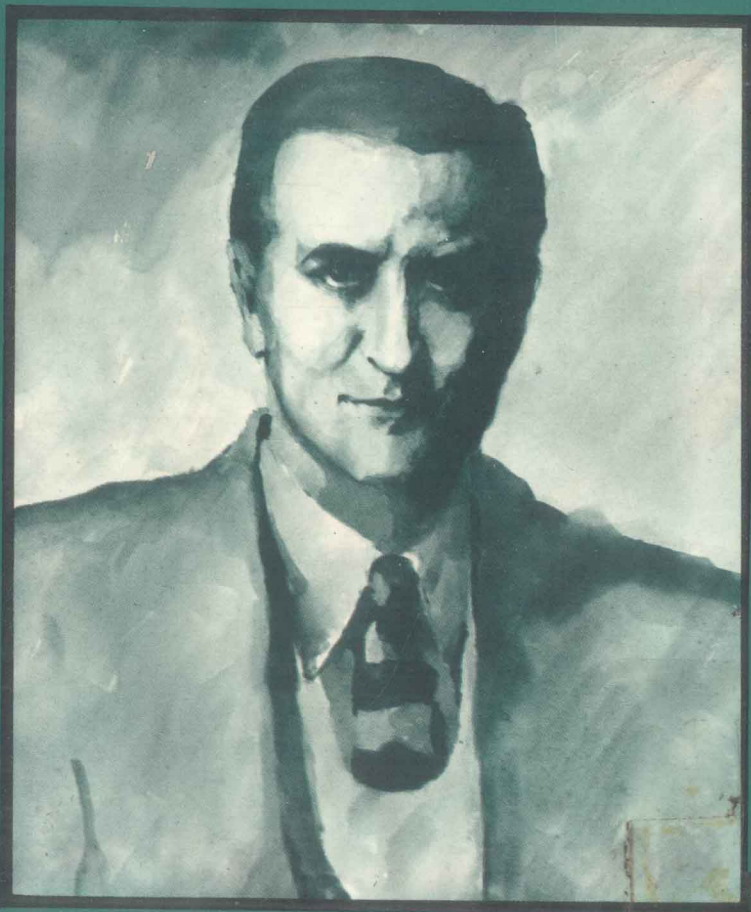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94

夜未央

費滋傑羅 著 湯新楣 譯





世界文學全集



夜未央

羅傑傑
湯新楣
費滋新

—— 遠景精選版 ——

夜 未 央

世界文學全集 R ㉔

著 者	費 滋 傑	羅
譯 者	湯 新	楣
發 行 人	沈 登	恩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	
	郵 撥：1 0 2 2 2 1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門 市 部	台 北 市 仁 愛 路 三 段 125 號	
	電 話：7 5 2 — 5 5 9 4	
新 加 坡	南 洋 商 報	
總 代 理	新 加 坡 亞 歷 山 大 路 307 號	
印 刷 所	優 文 印 刷 廠	
	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 4 — 9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150 元 港 幣 25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71 年 5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卷一



在馬賽到義大利邊界當中，風景怡人的法國里維耶拉海岸上，聳立着一座玫瑰色的神氣的大旅館。泛紅的正面有必恭必敬的棕櫚樹遮陰送涼，旅館之前有短短一片耀眼的沙灘，近來這地方成了名流和時髦人物的避暑勝地；十年前，每到四月英國客人北歸之後，便差不多沒有人了。如今附近是一座座的平房，然而這故事開始時，在這高斯外僑旅館和五哩外的康城之間一片松林之中，只有十來所老別墅的圓頂像睡蓮般凋敗。

這旅館和前面那片淺棕色地毯般大的沙灘是同屬於一塊產業。清早，康城遠處那粉紅和乳白色的舊城堡，義大利邊界上那紫色的阿爾卑斯山，都映現水面上，在清澈淺水中海藻發出的漣漪中蕩漾。八點以前，一個身穿藍浴袍的男子走下沙灘來，先在身上潑了一陣子陰涼的海水，嘴裏咕咕嚕嚕，鼻子哼哼哈哈地呼吸，在水裏跟踉蹌蹌地蹣跚了一分鐘。他走了之後，沙灘和小灣又安靜了一小時。水天相連處，商船緩緩西行；旅館院子裏，開車門拎行李的侍應生在大聲喊：松針

上的露珠乾了，再過一小時，在毛爾山脈低巒蜿蜒的公路上便傳來汽車喇叭聲。這座山脈隔開了真正的普魯旺斯和濱海部分。

離海一哩，松林掩蔽了多灰塵的白楊處，有個孤零零的小火車站。一九二五年六月一個早晨，一輛後座敞篷的汽車把一位婦人和她女兒從車站接送到高斯旅館來。那母親的一張臉龐風韻猶存，可是不久就會出現老人特有的斑塊，她的神情既恬靜又靈活，令人覺得愉快。不過人們的眼睛跟着很快便轉到她女兒身上，那女孩子連她紅潤的掌心都有魔力，臉蛋紅彤彤的可愛得很，就像小孩晚上洗完冷水澡之後臉上泛出的紅暈，她那秀美的額向上緩斜到髮際，淺色金髮分成劉海、波紋和卷兒，像盾形紋一般掠繞在它兩旁。她的眼睛又大又亮，水汪汪的神采逼人。她的臉色是真的，是年輕強壯的心臟跳動時泛出來的顏色。她的身體仍然嬌滴滴地徘徊在幼年時代的邊緣上——她差不多十八歲了，雖然近乎長成，可是稚氣未除。

海天在她們腳下有如一條細細的熱線，那母親說：

「我有預感，咱們不會喜歡這個地方的。」

「橫豎我是想回家。」女兒回答。

母女倆講得興高采烈，可是顯然沒有一個話題，而且就是有話題的話，也會覺得厭膩，因為不喜歡那個地方。她們要的是高度的刺激，倒不是爲了神經疲憊，需要振奮，而是像因爲得獎而值得旅行的學童那樣貪婪。

「咱們逗留三天就回家。我馬上去打電報訂船票。」

在旅館裏，那女孩用法語定妥房間，講得很流利可是音調沒有抑揚頓挫，就像背誦出來的。他們在樓下安頓下來之後，女孩朝陽光耀眼的落地長窗走去，再走了幾步便到了長與整個旅館齊的石砌陽臺上。她走起路來，姿勢像芭蕾舞員，不是哈着腰走而且是背挺得直直的走。陽臺上，炎熱的陽光吞沒她的影子，她連忙却步倒退——光線實在太亮，不能眺望。五十碼外，地中海時刻刻都向無情的烈日獻出她的色彩；陽臺下，一輛褪色的別克汽車在旅館車道上挨烤。

老實說，整個地區只是沙灘上熱鬧。三個英國奶媽坐着，把呆板的維多利亞時代花樣，一八四〇年代、六〇年代和八〇年代的花樣織進毛衣裏和襪子裏，一面在講這家長那家短，講的腔調像念經念咒那樣刻板；較近海處，有十來個人在條紋陽傘下做家務，他們那十來個孩子在淺水裏追逐毫不怕人的魚，或則在陽光下裸體躺着，身上抹的椰子油閃爍發光。

露絲瑪利走到沙灘上，一個十二歲男孩從她身旁跑過去，興高采烈地狂喊着，奔投下海。她感覺到一張陌生的臉對她端詳，便脫掉浴袍，也跟着下海。她先臉朝下浮了幾碼，發現水漲便掙扎站立，向前蹬，一雙細腿在水裏彷彿縛住鉛似的吃力。到了水深及胸處，她回頭向岸上一瞥：一個身穿短褲，戴單片眼鏡的光頭男子，挺出他那毛茸茸的胸膛，縮進恬不知恥的肚臍，正在目不轉睛地望着她。露絲瑪利回瞪着他，他便除掉單片眼鏡，讓它藏入滑稽的胸毛裏去，從手執的瓶子裏為自己斟了一杯東西。

露絲瑪利把臉貼在水面上，用方向變化的四步小動作自由式游向浮臺。水湧上來，把她溫柔地朝下拉，離開酷熱，滲入她的頭髮和身體的每個角落。她在水裏一再翻身，擁抱它，在它當中

打滾，到達浮臺時，她已經氣吁吁的，一個皮膚晒黑、牙齒極白的婦人俯視着她，露絲瑪利突然感覺自己身上肉太白，沒晒過太陽，便轉身向岸那邊飄浮過去。她從水裏鑽出來時，那手執瓶子、有胸毛的男子對她說：

「我說，浮臺再過去那邊有鯊魚。」他看不出是哪國人，不過講的英語是牛津腔，慢吞吞地拉長音調，「昨天牠們吃掉從胡昂灣英國艦隊來的兩個水手。」

「我的天！」露絲瑪利驚呼道。

「牠們是讓艦隊拋下海的垃圾引來的。」

他翻了個白眼，表示只是爲了警告她才開口的，裝腔作勢地走了兩步，又替自己斟了一杯飲料。

講話的時候，頗有些人對她注意，露絲瑪利並沒感覺發窘不愉快，不過還是找個地方坐坐。顯然每家人把陽傘前那塊沙灘據爲己有；而且彼此不斷來來往往，互相對談，有一種自成爲一個小天下的氣氛，如果貿然闖入便顯得狂妄。再過去，沙灘上盡是石子和乾枯海草，那裏坐的一羣人皮膚跟她的一樣白，他們躺在小陽傘底下而不是沙灘太陽傘底下，而且顯然不大像土生土長的。露絲瑪利在皮膚晒黑和皮膚皙白兩羣人之間找到地方，把她的浴袍攤在沙上。

她躺着，先聽見他們的聲音，接着感覺他們的脚步兜繞過她的身子，他們的身形在陽光和她之間掠過。一隻好奇的狗把呼氣噴在她脖子上，熱呼呼的，令她不安；她覺得自己的皮膚在酷熱中晒得有點火辣辣的，同時聽到浪退時，聲嘶力竭地發出「哇哇」的低嘆。不久她的耳朵便分辨

出每個人的聲音，也知道有個大家誚爲「那個北方佬」的人前一天晚上從康城一家飯館綁走了一個夥計，預備把他鋸爲兩半。講出這段事的是個身穿盛裝晚服的白髮婦人，顯然從前一天晚上一直玩到現在，因爲她仍戴着冠狀頭飾，肩上也有一朵凋謝的蘭花。露絲瑪利對她和她的伴侶有一種說不出的反感，便轉動身子，背對着她們。

在她身子一邊相距最近的是個年輕女人，躺在幾把傘下，正在根據一本攤在沙上的書上開列一張單子。她的游泳衣從肩膀上滑脫，她的背晒成淺紅和橘褐色，被一串在日光下閃亮亮的奶白色真珠，襯托得十分顯眼。她的臉長得冷酷、漂亮、可憐。她的眼睛和露絲瑪利的碰到一起，可是沒瞧見露絲瑪利。在她後面是個戴騎師帽，身穿紅條紋緊身衣，很有丈夫氣概的男子；他後面是露絲瑪利曾經瞧見在浮臺上的那個女人，這女人回望着露絲瑪利，瞧見了她；她後面是一個臉長長，有着一頭雄獅似的金髮的男子，身穿藍色緊身衣，沒戴帽子，極認真地在講話，對方是個一望即知有拉丁民族血統、身穿黑色緊身衣的年輕男子。兩人都一面講一面撥起沙裏的小海草。她想他們很可能是美國人，可是不知怎的，有點不像她最近認識的那些美國人。

過了一會兒，她明白了那個戴騎師帽的人正在悄然向這批人做個小小的表演。他手執長耙，一板正經地走來走去，表面上是耙除砂礫，實際上却在進行神秘的滑稽戲，神情凝重的臉增強了效果，一個極小的動作，一個極不相干的字都令人覺得極爲詼諧，到後來無論他說什麼，人人都哈哈大笑。連那些跟她自己一樣，相距太遠的人，雖然聽不見那人在講什麼，也莫不注意，整片沙灘上唯一的例外就是那戴珠串的年輕女人。也許是一種專心致志的表示，每聽到一陣大笑，她

便把身子更湊近那張單子。

戴單片眼鏡，手執瓶子的那個男子突然平空出現，俯視着露絲瑪利說：

「你游得真棒。」

她說了幾句客套話。

「好極了。我姓坎皮恩。這兒有位太太說她上星期在索倫托見到你，而且知道你是誰，很想見見你。」

她硬自捺住性子，四下一瞥，見到那些皮膚沒晒黑的人正等待着，她無可奈何只好站起來朝他們走去。

「艾勃姆斯太太——麥吉斯哥太太，麥吉斯哥先生——鄧斐利先生——」

「我們知道你是誰，」穿晚服的女人說。「你是露絲瑪利·賀艾特，我在索倫托認出你，還問過櫃臺，我們認為你妙極了，想知道你為何不同美國再拍一部好片子。」

他們虛作朝她走過來的姿態。認出她的那個女人雖然有個猶太人的姓，却不是猶太人。她是那種什麼都不在乎，興致和胃口都來得個好，能撐到另一代的老太婆。

「我們想告誡你別在頭一天便把皮膚晒壞了。」她繼續高高興興地說，「因為你的皮膚很重要，不過這沙灘上規矩似乎來得個多，我們不知道你是否在乎。」

2

「我們以為也許你也參與陰謀！」麥吉斯哥太太說。她是個眼睛難看，人却長得標緻的少婦，感情的強烈令人吃不消，「我們不知道參與陰謀的有誰和沒有誰，我丈夫一直特別和顏悅色相對的一個男人原來是個重要角色——簡直是第二主角。」

「陰謀？」露絲瑪利似懂非懂地問，「現在有個陰謀嗎？」

「小乖乖，我們不知道。」艾勃姆斯太太雖然只是嘆喟一笑，可是因為人高大肥胖，笑得整個人都抖了。「我們不參與其事，我們在觀眾席。」

鄧裴利是個頭髮輕土色，帶點娘娘腔的年輕男子，他說：「艾勃姆斯老太太自己就是個陰謀化身，」坎皮恩對他搖晃單片眼鏡說：「羅耀，休得胡說。」露絲瑪利心神不安地瞧着他們，但願她母親在場。她不喜歡這些人，尤其是因為她立刻把她們和坐在沙灘另一邊、令她感覺興趣的那些人相比較。她母親的社交手腕不過份而很實用，可以使她們母女倆堅決迅速地擺脫任何討厭的情況。露絲瑪利成名才六個月，有時候她在少女時代初期所受的法國風俗習慣薰陶和美國的民主作風羈和在一起，會使她感覺混亂而陷入像目前這樣的情況中。

麥吉斯哥先生是個亂髮蓬鬆，不修邊幅的人，臉色紅紅的有雀斑，年約三十歲。他並不覺得「陰謀」這個話題有趣。他本來一直凝望着海，現在對他妻子迅速擲了一眼之後，便轉身盛氣凌

人地問露絲瑪利：

「在這裏很久嗎？」

「才一天。」

「哦。」

顯然覺得話題已完全轉變，他便逐一望着他人。

「整個夏天都在這兒嗎？」麥吉斯哥太太毫無心眼兒地問。「要是這樣，你便能看到陰謀展開。」

「看老天爺的面子上，維奧莉，別再提那件事！」她丈夫咆哮着說。「看老天爺的面子上，找個新笑話談！」

麥吉斯哥太太把身子偏向艾勃姆斯太太，用清楚可聞的低語說：

「他六神不安。」

「我沒有六神不安。」麥吉斯哥抗議。「我只不過偏偏不是六神不安罷了。」

他的臉燒得通紅——一片冷灰色的紅暈，使他所說的一切話完全失去了作用。他突然感覺到自己的情況，便站起來，走到水裏去，他太太跟在後面，露絲瑪利抓着這機會也跟着走去。

麥吉斯哥先生深深吸了一口氣，跳到淺水中，開始揮臂做出生硬的動作，拍打地中海的水，顯然是想來個自由式——他吸的那口氣沒了，站起來四下一瞧，露出驚訝的表情，發現自己仍瞧得見岸上。

「我還沒學會怎樣呼吸，我總是不明白人們怎樣在水裏呼吸。」他帶着詢問的口氣望着露絲瑪利。

「我想你要在水下面把氣呼掉，」她解釋說，「每到第四下便把頭伸出水面外吸氣。」

「對我最難的就是呼吸，咱們到浮臺那邊去好嗎？」

頭如雄獅的那個男人舒展着四肢躺在浮臺上，浮臺隨着水前後搖晃。麥吉斯哥太太伸手搆浮臺的時候，浮臺突然向上一翻，猛的撞到她手臂，浮臺上的那個人便爬起來把她拖上去。

「我就是怕它會撞到你。」他的聲音既慢又害羞，露絲瑪利從沒見過像他那樣憂傷的臉，顴骨高高的像印第安人，上唇很長，兩眼暗金黃色，既大又深陷。他說話只是嘴角動，彷彿希望他的話能轉彎抹角，毫不引人注意地傳到麥吉斯哥太太的耳朵裏；一霎時他便跳下去，他那長長的身子在水上輪着不動，面對着岸。

露絲瑪利和麥吉斯哥太太注視着他，朝水跳下的那點子動力完了之後，他突然把身子折爲元寶式，兩條瘦瘦的大腿直聳水面上，一點子人就不見了，只留下一點白沫。

「他是個游泳好手，」露絲瑪利說。

麥吉斯哥太太的答覆帶有令人想不到的憤昂。

「哼，他是個糟透的音樂家。」她轉對她的丈夫說。她的丈夫兩次想爬上浮臺都沒成功，現在居然爬上來了，身子穩定之後，想來個神氣活現的動作，豈知身子却白搖晃了一下。「我只是在說阿貝·諾斯也許是個游泳好手，可也是個糟透的音樂家。」

「說得對，」麥吉斯哥勉強同意，他顯然替她的妻子創造出一個世界，並且准許她在那個世界裏有些許自由。

「我所崇拜的是安提爾。」麥吉斯哥太太挑戰似的對露絲瑪利說。「安提爾和喬伊斯。我想你在好萊塢沒怎麼聽見過這些人，可是我丈夫是在美國發表第一篇批評『優利西思』文章的人。」

「我但願現在有根香煙，」麥吉斯哥平靜地說。「這對我現在比較重要。」

「他有內容——你覺得是不是，艾勃特？」

她的聲音忽然沒有了。戴珠串的那個女人已經在水裏和她那兩個孩子在一起，這時阿貝·諾斯突然像個火山島似的在一個孩子底下冒出水面。那孩子就騎在他肩膀上，又怕又樂地直喊，那女人恬靜地瞧着，沒有笑容。

「那是他太太嗎？」露絲瑪利問。

「不是，那是戴弗太太。他們不住在旅館裏。」她的兩眼像照相機一樣，目不轉眼地盯着那女人的臉，過了一會兒，她轉身很衝動地問露絲瑪利。

「你以前到過外國嗎？」

「到過——我是在巴黎上學的。」

「哦！那你大概知道要是想真正玩個痛快，就得想辦法認識幾個真正的法國家庭。這些人能得到什麼樂趣？」她的左肩朝岸上那邊指點。「他們只是分爲一個個的小圈子聚在一起，當然我們有介紹信，見過了巴黎所有最優秀的法國藝術家和作家。那可真不錯。」

「我想一定是的。」

「我丈夫正在寫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說，你知道。」

露絲瑪利說：「哦，真的嗎？」她沒在想什麼特別的心思，只是奇怪天這麼熱她母親是否睡覺了。

「那是根據『優里西思』的構想寫的，」麥吉斯哥太太繼續說，「只不過人家用二十四小時寫出來，我丈夫却用了一百年之久。他寫的是一個沒落的法國貴族，把他和機械時代相對照——」
「啊！看老天爺的面子上，維奧莉，別把這構想告訴每個人，」麥吉斯哥抗議說。「我不要出版之前，人人都已經知道了。」

露絲瑪利游回岸上去，把浴袍朝已經痠痛的肩膀上一披，又躺在陽光下。戴騎師帽的男子兩手持着瓶子和幾個小酒杯從這把陽傘走到另一把陽傘；不久他和他的朋友便來得更熱鬧更親切，都集合在一把陽傘下——她推想是有人要走，大家在沙灘上喝最後一杯。連孩子們都知道那把傘下多麼熱鬧，紛紛朝那裏走去——露絲瑪利覺得這都是那頭戴騎師帽的人搞起來的。

正午完全籠罩着海和天——連五哩外康城的一道白線，也蛻變成本來一片清新涼爽的海市蜃樓。一艘黃紅色的帆船駛來，從外面顏色較深的海水中帶來一條白浪，這廣大一片海岸上，除了陽光穿入的陽傘下有種種色彩和聲息之外，似乎完全沒有生氣。

坎皮恩向她走近來，相距不過數呎，露絲瑪利閉上眼睛裝作熟睡；然後把眼睛半張開，看見兩隻模模糊糊像柱子似的腿。那人想一點又一點地走入一片沙色雲的陰影內，可是那片雲浮入廣

潤酷熱的蒼穹。露絲瑪利真的睡着了。

她醒來混身汗濕，發現沙灘上除了那個頭戴騎師帽的人在摺起最後一把傘之外，一個人都沒有。露絲瑪利躺在那裏眨眼的時候，他走近來，說道：

「我正預備在我走的時候把你叫醒。一下子晒得太厲害可不好。」

「謝謝你的好意。」露絲瑪利低頭瞧瞧自己晒成紫紅的腿。

「我的天！」

她嘻嘻哈哈地笑着，希望他跟她談話，可是狄克·戴弗已經把一頂帳篷、一把沙灘傘搬上——旁等着的汽車上，她便走進水裏去，把汗沖掉。他走回來，撿起一把耙子、一把鏟子和一個篩子，把它們貯放在一道石縫裏，他然後再朝沙灘上上下下瞥望一眼，看看可曾漏掉什麼東西。

「你知道現在什麼時候嗎？」露絲瑪利問。

「大概一點半。」

他們一時都望着海。

「時候還好，」狄克·戴弗說：「這並不是一天之中最難過的時候。」

他瞧着她，她一時生存在他眼中那藍晶晶的世界裏，既熱切又有信心。他然後肩起最後一件破爛東西，上了汽車，露絲瑪利從水裏出來，把浴衣抖了一抖，便朝上走回旅館去。